



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

美丽

赵凝
著

深渊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

美丽

赵凝
著

深渊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深渊/赵凝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2
(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)
ISBN 7-80673-184-9

I. 美... II. 赵...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1916号

丛 书 名: 今生今世爱情小说丛书

书 名: 美丽深渊

策 划: 谭 湘 刘桂欣

著 者: 赵 凝

责任编辑: 董 舸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

封面设计: 阿 罡 汐 鹭

插 图: 侯海波

责任校对: 贾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7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eybs@heinfo.net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2年10月第1版
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 5,000

书 号: ISBN 7-80673-184-9/I·115

定 价: 1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赵 凝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专业作家,作品《千纸鹤》已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,小说《忧郁的蓝幸福和紫幸福》正被青年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。2001年,赵凝长篇小说《冷唇》多次再版,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。主要作品:长篇小说《迷狂季节》《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》《妹妹梦去,姐姐梦来》《离婚时代》《冷唇》《有毒的婚姻》《狂野青春》,散文集《花蕊里的子弹》《既温柔,又狂野》《千纸鹤》。



目 录

美丽深渊	(1)
忧郁的蓝幸福和紫幸福	(117)
末日之舞	(144)
玻璃	(155)
发烧,发烧	(181)
一个手指捅破的梦	(208)
同一屋檐下	(235)
生命交叉点	(262)



美丽深渊

1

占有就是被占有，然后是失去自己。

——[葡萄牙]费尔南多·佩索阿
《惶然录》

火车就要开了，金小曼脖子上系着条红丝巾，坐在窗口。这是一辆开往北京的火车，金小曼大学毕业并没有分到北京，她分到哪儿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她根本就没人到单位去报到，在家晃当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她没跟任何人商量便上了去北京的那趟火车。

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人很多，但没有一个是来送小曼的。小曼根本不屑于这些流于形

式的迎来送往，觉得这一套很俗气。启东说过他要来的，小曼让他别来。昨天晚上他们见了最后一面，像是给他俩的关系画上了一个苍白而又无奈的句号。

“车票钱我会还给你的，”金小曼说，“一定会还。”

吴启东说：“谁要你还？”过了一会儿又重复说：“我不要你还。”

他们约会的地方光线很暗，彼此都无法看到对方的眼睛。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，中间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，小曼想伸出手来跟吴启东最后地拉一拉手，却发现身边的人早已不见了。

2 小曼独坐在车厢靠窗的一个角落里。车厢里空气污浊，很多人都在行李架上挪来挪去的，好多霸一点地儿来摆放自己的东西。人和动物一样喜欢多占地盘。小曼想，反正自己又没什么行李，无牵无挂一身轻。小曼这个年龄，正是无牵无挂的年龄，她今年才二十岁多一点，很多女孩子在她这个年纪还在读大二或者大三，而她已经大学毕业了。小曼是十六岁那一年作为神童被送入大学的。小曼的母亲是平城市剧团的一名演员。母亲唱的是一种行将消亡的剧种：罕剧。

罕剧是一种神秘的剧种，只有平城人才懂罕戏。

小曼生在剧团长在剧团，却不怎么喜欢罕戏。小曼自己解释说是听多了的缘故，山珍海味吃多了也会腻。母亲也坚决反对她唱戏，不光是让她唱戏，演员这一行的边都不让她沾。

小曼的父亲是一名赋闲的罕剧编剧，闲着没事就在家教小曼舞文弄墨，还真搞出点名堂来。小曼十六岁那年荣获全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，当年就被保送上了师范学院教育系。其实，小曼对师范并不满意，在她眼里师院净是些庸庸碌碌的糊涂虫。小曼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孩，她想她将来是要干大事

的，至于说什么样的大事，在她脑子里只是雾蒙蒙的一团，她知道自己要干的事很大，她将来要做个了不起的女人。她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，什么都会一点，她的脑子像一架反应灵敏的精密仪器，什么事情都来得比别人快。她的头脑像父亲而长相像母亲。她母亲是罕剧团最美的青衣。

火车离开平城的时候，小曼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唱罕剧，待她侧耳细听，却又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白阿姨家是金小曼到达北京的第一站。

白阿姨是小曼的母亲以前在戏校时的同学，后来放弃了唱罕剧，很有远见地到北京艺术院校来继续深造，现在也有了不大不小的一点名气，不像小曼的母亲，一辈子窝在平城那个不景气的罕剧团里，吃不饱也饿不死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。

小曼刚下火车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正飘着小雨，这和小曼的想象相差很远。她以为北京的天空永远是湛蓝湛蓝的，不曾想一来就赶上这样一个坏天气。她手里攥着一个从母亲的通讯录上抄下来的地址，手心里湿漉漉的。她稀里糊涂就被人拉上一辆停在车站广场上的出租车，是辆红车。小曼心想，这是个兆头。

小曼站在白阿姨家住的那座高层大厦底下，看到太阳已经从云彩边后面露出一点亮缝来了。

那座大厦是巧克力色的。

电梯门开了，金小曼迈上电梯那一瞬间，不知怎么竟有些腿软。

她没见过白阿姨的面，连照片都不曾看到过。

开电梯的是一个穿着廉价真丝衬衣的瘦女人。那衬衣是白色的底子上面布满了黑色乱花图案。小曼说了声十九层，那女



人连眼皮都没抬，就用手里的一截短短的小竹棍在“19”那个数字上笃地戳了一下。小曼感觉到了上升的压力。那个女人虽然没抬眼皮，可小曼觉得她好像有一身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好奇地打量着。她那身黑色乱花图案丛中布满了神情诡秘的眼睛。小曼紧张得直咽唾沫。

小曼对着电梯壁上的镀光端详自己的脸。要说她的长相像她母亲，其实也不完全像，她的眼睛比母亲的要微圆一点，眉毛也不如母亲的那么长，而是略微短粗一些的“月牙儿眉”。母亲说她的眉毛是处于自然生长状态的“野眉毛”，浓是浓的，就是不够整齐。小曼脸上长得最好看的地方，要数她那张嘴了。她的嘴不是标准美人的嘴，而是嘴角弯弯地向上翘着的菱角嘴，即使是在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微笑似的。小曼嘴角的左边，长着一枚黑色的小痣。都说这是有福之人的标志，小曼自己也信，因为她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一帆风顺。

4 门开了，十九层却始终没有到，一路上不断被人打断，又上来两个陌生男人。小曼是最后一个被送到的，那两个男的到十七层就下去了。小曼走下电梯，却感到身后的电梯门始终没关，电梯上十五瓦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还在耳边叫着。那个开电梯的女人也许出于习惯，也许出于无聊，以见多识广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新来女孩的背影。

金小曼在白阿姨家门口站定，抬手按门铃的时候，身后的电梯门这才唿地一声关闭，然后悄没声地降落到大厦底层去了。

小曼的手停留在半空中约有一两秒钟，然后她的手指才触到那枚会唱圣诞歌的门铃按钮。她克制不住自己，按门铃的那只手有点抖。那个按钮里有着一些决定命运的东西似的，待她抬头看她手指掀到的地方，她惊喜地发现那是一枚如樱桃一样

艳红的红色按钮。

这又是一个好兆头。小曼听到门铃响了。

白阿姨还没起床。客厅里静悄悄的，窗帘也没拉开，这里和外面仿佛错乱了时空，一边已是白天，一边还停留在昨天晚上。刚才给小曼开门的那个小保姆再次出现时，手里多了一杯茶。小曼拘谨地道了谢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。那沙发很宽大，她只侧着身子坐了一个小角，两腿交叉着支撑着身体，脖子绷得僵直，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随时准备出逃似的。

客厅里的陈设非常讲究，墙壁上、矮柜上、钢琴上、沿墙放置的方几上哪哪都有一两件做工考究、形状怪异的工艺品，小曼虽不识货，却也认得一两件是象牙或者是根雕。钢琴上立着一尊小泥佛，小曼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佛，只管心里默念着，保佑我好运吧。

5

小曼再回头时被站在身后那个保姆吓了一跳。

她总是不声不响地走进来，像个没有具体形状的影子人。

“白阿姨叫你去。”她说。

小曼就随了她穿过门厅往刚刚进门的地方走，走到尽头往左一拐有一扇深棕色的门，小曼以为门里定是一间卧室，进门一看却是一间和厨房连通的餐室。

餐室铺着讲究的木地板，圆桌四周放着四把造型夸张的用餐椅。餐桌上已准备好了两份早餐，点心放在盘子里，下面用金黄色的绒布垫着。餐桌中央是两杯用大肚的高脚杯盛着的橙汁，边上是一大瓶牛奶和一盘洗好了的装在竹编盘子里的大个儿草莓。

这里不像是要吃早点，倒像是摆来拍电影用的道具。

小曼站在门口正愣着，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甬道里的光线有点暗，小曼看见黑暗中涌动着一篷如雾如烟的长卷发。她



是从暗处走到明处来的，所以小曼首先看到的是她的脚，脚上穿了双鞋带一直系到脚踝上来的配裙子穿的鹿皮短靴，透明长统袜里裹着一双玲珑的、看上去还是很有弹性的小腿。裙子是长裙大摆式样，上面的图案比较复杂，盯着看久了会使人产生错觉。小曼觉得她已经产生错觉了，因为眼前这个白阿姨的打扮实在是年轻。

光线移到她身上，脖子上，下巴颏上，最后她的面孔才完全暴露在光线底下。虽然她的身材看上去很年轻，但脸上毕竟上了些年纪，细密的皱纹即使是被厚厚的粉底霜遮盖着也很难不露出马脚来。小曼看到她的粉底霜擦得很厚，小曼还看到她的皮肤很干。但她的嘴唇和眉毛都是经过精心修饰过的，小曼无法想像她不化妆的时候什么样，小曼现在看到的白阿姨还是艳丽和颇有风韵的。她那头浮动的卷发、轻曼的裙摆和阳光下一闪一闪的银亮的耳环，要是放在一个年轻女孩子身上也许会显得堆砌和俗气，只有她这个年纪的女人才能做到既艳丽又不艳俗。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戴戒指戴耳环，而小曼曾经在镜前偷戴过母亲的耳环，其效果并不怎么让人看着顺眼，反而有种画蛇添足之感。小曼今天只穿了最普通的白衬衣和牛仔裤，她庆幸自己穿对了衣服，没有和什么人争奇斗妍之嫌。

白阿姨果然对她态度很温和，邀她一同吃早饭。二人一边一个面对面地落了座，小曼心里砰通砰通跳得很厉害，这阵式有点像为什么事在谈判。

小曼不知这早餐究竟该怎样吃，她从未在早餐上吃过水果，所以她亦步亦趋地跟在白阿姨后头学着，她倒点牛奶，她也倒点牛奶；她喝一口橙汁，她也跟着抿了口橙汁。那橙汁是无糖橙汁，很酸的，小曼喝了一口，绷着劲不敢皱眉头。白阿姨严格遵守食而不语的原则，吃东西的时候嘴唇抿得紧紧的，

细细地嚼着嘴中的食物。有好几次金小曼想张口跟她说自己的事，见她那副凛然的样子倒又把就在嘴边上的话给吓回去了。看得出来，白阿姨生活得很仔细，时时处处讲究美容，别人吃饭是为活着，而她吃饭仅仅是为了好看。她恨不得把她那张脸贴上保鲜膜塞到冰箱里去。

她吃饭吃得很少，以保证她窈窕的身段。

“你来北京打算玩几天？”

吃完最后一块白阿姨亲手研制的难吃得要死的“健美食品”，小曼听到白阿姨的问话。

“我准备——”

“健美食品”终于把小曼给噎住了，小曼咕碌咕碌直翻白眼。

“我是来北京找工作的。我已经——毕业了。”

金小曼不敢抬头去看白阿姨那双好看的凤眼。她鼓足勇气把杯子里所有的酸橙汁一饮而进，心里说管它哪，反正豁出去了。

金小曼在白阿姨家安顿下来。她没什么东西，就一个双肩背，里面装了一把牙刷、两本书和一套内衣裤。白阿姨替她腾出一间朝东的小屋让她住，她说这间屋本来是你宫叔叔住的，后来他又搬书房里去睡了。说着，她朝一个紧闭着的房门努了努嘴，又说，他晚上睡得晚，一般要到中午才起来的。

小曼喜欢这间小屋，面积虽小，但透着玲珑精致。

这间屋不是很标准的方方正正的形状，朝南是很大的一扇窗，几乎占了大半面墙。朝东那面墙向里凹进去一块，凹进去那一块独立地带有一扇窄长形的小窗，阳光从那里透进来的时候总是线性的形状，一绺一绺的，好像梳子梳过一样。



这面小窗的窗口摆着一只直口花瓶，里面什么都没插。花瓶的上半部分被太阳照透了，反射出来的光线像玉一样好看。和花瓶并排放着的是一组低柜，柜上放有一男一女两个玩偶。

木床是齐窗放置的，躺在床上，窗外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。不过后来小曼才知道，这幢楼是附近最高的一座住宅楼，躺在十九层就等于躺在空中楼阁中，是没有什么景色可欣赏的。外面是空茫茫一片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，简直就像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一样，让人空空荡荡没着没落的。

白阿姨家一共三口人：白阿姨、宫叔叔还有他们十九岁的儿子白宫。白宫在大学里读中文系，这个暑假跟几个同学一块到北戴河去玩了，要到快开学的时候才能回来。那保姆素儿住在厨房边上的一小间里，手脚还算勤快。

8 “就是不太会说话。”白阿姨表情淡然地说。

白阿姨说话的时候很少牵动她的表情肌，以免在她的脸上增添新的皱纹。这就使得她的面部表情看起来多少有点怪，她生气的时候不敢皱眉头，高兴的时候又不敢大笑，让边上的人都替她感到累得慌。

周末那天，白阿姨家来了几个客人，便把餐桌搬到大客厅里去了。

白阿姨家请客，是重样子不重实惠的。

“现在的人，什么没吃过？重要的不是吃，而是气氛要好。”白阿姨对正在帮忙准备的金小曼说。

金小曼是个手脚伶俐的女孩，什么事一点就通，一看就会，自然讨人喜欢。素儿在厨房干点粗活儿，台面上的活全由金小曼一个人包了。桌布，酒具，鲜花，烛台，餐巾纸一一摆放在了它们应该的位置，白阿姨对金小曼干的工作很满意。

白阿姨家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“穷讲究”上了。金小曼看得出来，宫叔叔对她这一套很不赞同。

宫叔叔的工作是编纂大百科全书。他的书房是不让任何人进的，包括他妻子在内。他除了吃饭的时候从书房里出来一下，其余时间全部呆在里面，睡也睡在里面，谁也不清楚他每天具体做些什么，他的生存状态对外人来说简直像个谜，开电梯的那个瘦女人就曾经说过，白家的那个先生有时一个月都不下一回楼。他们习惯把白阿姨家称作白家而不是宫家，因为这里的人对这家的男主人基本上没什么印象，与之相反，女主人又总爱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极为引人注目。

小曼那天穿了条小碎花的裙子，脚上是白袜白鞋。她看上去显得就像一个女中学生，稚气，纯洁，说她已经大学毕业，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是真的。客人们都已经陆续到了，白阿姨就让小曼跟她一起招呼客人，倒茶点烟，忙里忙外。

白阿姨家的菜，都是精致讲究的“健美菜”，中看不中吃的。“春风扑面”是用通心面鸡蛋春笋和胡萝卜制成的，色泽悦目，吃起来味道却很一般。“香肠吐司”倒是很好吃，可惜数量太少，因为那东西含淀粉太高，白阿姨不主张大家多吃。白阿姨让大家多吃虾皮炆芹菜胡萝卜和紫菜蛋花汤，她说芹菜味甘性凉，具有清热、利水和降压祛脂的功效。胡萝卜含有较多的糖分和矿物质，可助消化。白阿姨还特别强调说，她最近听说胡萝卜素有抗癌作用。

“整个儿一个医院。”

小曼听到她邻座的一个年轻人逗乐似的小声嘀咕了一句。

那年轻人名叫范一兵。是白阿姨家的常客之一。据说他舞跳得相当好，是白阿姨在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年轻舞伴。他是骑摩托车来的，进来的时候戴着大红头盔。范一兵的长相有点



怪，鼻子特别长，看上去就像一只拟人化的鹦鹉。他的长相有点凶，人却是乐哈哈的。他是那种走到哪儿就把热闹带到哪儿的人，俏皮话张嘴就来，妙语连珠，一串串地往外抖落，在饭局上这样的人物是绝对少不了的。

饭后还有舞会，白阿姨和范一兵联袂表演了一段拉丁舞，据说他俩是上个月一起上的“国标班”。舞姿很美，气氛热烈，白阿姨的兴致也越发地高了，她忽然提议让小曼表演一段她们家乡的戏：罕剧。

小曼站起来硬着头皮唱了几句，脸憋得通红。

范一兵抢在别人前请小曼跳了下一支慢舞。

跳舞的时候范一兵问小曼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。师大教育系。金小曼一本正经地说。教育系是干什么的？他一边跳着一边说，舞步更加松弛柔和了。

小曼说，教育系就是什么都懂，又什么都不懂。

他让她原地转着圈，说，那就是什么都没学喽？

嗯——那也不能这么说。

小曼的眼睛在黑暗中调皮地睃来睃去，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。漆黑的大客厅里只有脚底下那么一丁点光亮，舞会上的气氛变得有些深不可测。

二

事情的一开始顺利的出奇，金小曼在白阿姨家住下来并且很快找到了工作，白阿姨介绍她到一家刚成立的有线电视台去当编辑，金小曼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。可是她的户口不在北京，只能算帮助工作的。白阿姨的意思是让她先干着，正式调动的事以后再说。

到了面试那天，金小曼背着她那只学生式样的双肩背包就去了。接待她的那个人他们都叫他头儿。头儿和白阿姨并不直接认识，是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。小曼清清爽爽的学生模样让他感到还算满意，于是他就面无表情地说了句，那就留下来试试吧。小曼跟他谈话的时候似乎一直在走神，她没想到这个头儿是如此高傲和不近人情的。怎么连笑一下都不会呢？她有些愤愤地想到。

小曼推门出去的时候玻璃门正好打到了要推门进来的人脸上。那玻璃门上绷了绿绸子，所以里外看不见。

进来的是个女的。看上去大约三十岁上下。她身材高大，整个人看上去有些臃肿，像扇厚实的移动着的门板。其实她不是胖，而是骨头架子大的缘故。她脸上抹了些脂粉，但没抹匀，黑一块白一块的。很深的深棕色眼影，把她的眼睛勾画得很大很深奥，眼睫毛上涂着防水睫毛膏，一根是一根的，闪着金属的光泽。

11

“她是来找谁的？”她问话的腔调颇有些霸道。

“是来找我的。”里头的那个人说。

玻璃门在小曼身后吱扭吱扭打了几下晃，后面的话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从电视台出来，外面的阳光很灿烂地照到了她的脸上，她站在台阶上，一只脚上一只脚下，心里面正犹豫着她该不该去看一看她小时候的朋友多多。

多多是和金小曼一起在罕剧团里长大的。“文革”十年，他们家一共生了五个小孩，而且清一色的全是女孩，所以到了后面连名字都懒得起了，就叫点点和多多。多多是最小的小五，比小曼大两岁，因为没考上大学，就早早地出来找工作。多多家大姐二姐三姐全在罕剧团工作，有的作剧务，有的作演



员。到了四姐那会儿正赶上“开放搞活”，她便成为罕剧团里第一个到深圳去闯天下的女孩。

关于点点的传说很多。罕剧团那种地方，是个封闭的小社会，谁家有个风吹草动，都逃不过邻居的眼睛。那些碎碎叨叨的妇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婆婆，是以传播小道消息为职业的。关于点点在深圳的传说最起码有五六个版本，而且都是有鼻子有眼的。一种是说点点到了深圳先在一家迪厅做领舞，后被一个有钱的老板看上了，包了三个月，给她十五万人民币，她用这十五万炒股，一下子发了大财。还有就是说点点跟一个有钱人结了婚，后来两人合不来很快又离了婚，点点分得一半财产。第三种说法干脆把点点说成是做那种生意的女孩，只要给钱，跟谁都可以上床的，不过钱给少了她可不干。至于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是真的，哪一种是真的，连点点家里人恐怕都不清楚，他们只是按月收到女儿忽多忽少数目不定的一笔笔钱，全都如数存进银行。点点从不给家里人写信，一个字也不写。

12

金小曼在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点点的妹妹多多打了一个电话。

多多听说小曼来北京了，显得有点意外，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因为她俩通过几次长途电话，小曼在平城的时候，几次说都要来北京，多多以为她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

两个人在电话里叽里呱啦说了一通，等到真的见了面，却又无话可说了。小曼发现多多的变化很大。她变得有些憔悴，眼睛大而无神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

多多小时候有点像个小男孩性格，上树爬墙的，什么都干过。现在却打扮得很女人味，香水味离老远就闻到了。多多说她现在职业不定，一会儿干干这个，一会儿干干那个，心都乱了。她说她很想回家去，或者去深圳找她姐。小曼本来是满怀